

桂林图书馆业务参考资料选编之一

STANDARD SHANXUANJI

文献著录标准化论文集

广西桂林图书馆编印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编 辑 说 明

文献著录标准化是文献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文献工作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颁布和实施，对加强我国情报工作的科学管理，建立和健全我国统一的文献报道和检索体系，更好地达到资源共享，促进国际目录情报交流，加速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的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为了配合当前国内图书情报界对文献著录标准化的学习、宣传、研究，我们特地编辑了这个文集。

本书收集著录标准化方面的论文24篇，共15万字。内容包括：国内外图书情报界著录标准化的历史、现状及有关《国际标准目录著录》（ISBD）的介绍；关于我国文献著录标准化问题的研究、探讨；有关我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实践经验介绍。

由于时间仓促，且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请图书情报界同行指正。

广西桂林图书馆研究辅导部

84.11.12.

目 录

1.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历史及其影响	舒宜性 (1)
2.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历史及影响	(美) 玛丽贝思、密尔西蒂奇 (9)
3.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简介	吴龙涛 叶奋生 (14)
4. 《国际标准目录著录》(ISBD) 在使用 非罗马字国家和地区的应用	庄义逊编译 (22)
5. 文献工作标准化刍议	姜树森 (30)
6. 图书著录标准化设想	于保业 (43)
7. 关于我国目录标准化问题	林德海 (53)
8. 图书资料著录标准化中的主要款目及著 者和书名标目问题	张蕴珊 (72)
9. 制订著录条例是书目自动的重要基础工作	朱岩 (87)
10. 也谈全国文献目录著录的标准化问题	曾维新 (95)

11. 文献目录标准化问题研究——基本款目问题 王澄 (108)
12. 关于图书著录方法的评议 李文汉 (117)
13. 关于期刊目录著录标准化的设想 姜姬玉 (124)
14. 试谈“连续出版物”(Serials) 黄惠山 (135)
15. 连续出版物标准化的内容和文献标准化现状 姜树森 (143)
16. 我国文献著录标准述略 黄俊贵 (152)
17. 我国文献著录标准化进展 黄俊贵 (169)
18. 贯彻执行文献著录国家标准 促进我国文献工作的标准化和现代化 陆文标 (179)
19. 对制定《中国标准目录著录(总则)》的几点意见 黄俊贵 (183)
20. 也谈《全国文献目录著录标准》中的著录标目问题 李群招 (204)
21. 《文献目录著录标准》介绍 李文汉 (209)
22. 学习《文献著录总则》

.....	田文清	(216)
23. 略论《图书著录规则》(报批稿)中的“款目”	万培悌	(224)
24. 如何使用《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	向前	(228)
25. 关于实施我国《文献著录总则》的几个 问题答读者		(243)
26. 我国文献标准化工作进展迅速		(245)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历史及其影响

舒宣性

(中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简称ISBD) 是为了满足著录编目的标准化和一致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编目原则会议，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就著录项目和标目的选择达成了协议，这就是有名的巴黎原则。根据巴黎原则，许多国家修改了他们的编目规则以符合这一原则，从而开始形成了国家之间编目工作走向标准化的局面。

1961年以后，对ISBD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有下面几件事：

1. 由于在运用巴黎原则时存在着某些不一致和不同的解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委员会编目委员会 Committee on Catalogu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 在1964年作出决定，认为应该搞一个巴黎原则的解释文本。

2. 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已开始实施它所承担的编目计划，通过这一计划直接获得其他国家编目机构对各国自己的出版物进行编目的资料，即使在编目中有不同的地方，

也由国会图书馆接受利用。这一计划表明了书目情报交流中标准书目著录的好处。

3.与此同时，国会图书馆建立机读目录记录的格式识别计划也已开始发展，而书目记录的标准化有助于将它更容易地转换成机读目录形式。

4.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合作和IFLA的支持下，Michal Gorman在1966—67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发表了《国家书目款目中的书目数据：关于著录编目的报告》，他研究了8个国家书目的著录编目款目，得出的结论是，在同样的情况下编目工作也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一切，都对ISBD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6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由图书馆资源委员会(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资助、IFLA主持召开了国际编目专家会议，这次会议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解释巴黎原则，讨论了Gorman的报告，明确了应该有一个书目著录标准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国际情况交流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由出版物产生国的国家编目机构编制和发行各种出版物的标准书目著录……这一系统的有效性取决于书目著录内容和形式的最大程度的标准化。”于是，在A.J.Wells主席领导下的工作组成立，并起草了一个“标准书目著录”的推荐稿(国际这两个字是以后才加上的)，草稿在广泛传阅和评价后，在1971年利物浦IFLA大会上以“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草稿”作为最后文本宣读，并作为推荐稿于1971年12月出版，其副本送给七十多个国家的编目机构，英国和联邦德国立即同意在1972年执行推荐稿，法国把它纳入1973年

的实践，这种早期的采用影响了其他对ISBD持观望态度的国家。

ISBD (M) 推荐稿1971年12月出版后，由于在运用中碰到一些问题，以及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阐明，1973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了ISBD的修订会议。ISBD (M) 的第一个标准版本于1974年出版。ISBD (M) 被广泛接受鼓舞了IFLA开展其他类型图书馆资料的ISBDs工作。

在1971年利物浦大会的上也建议起草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连续出版物），即ISBD (S)，并批准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来起草ISBD (S)，虽然当时作为UNESCO的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 Universal System for Inform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SIST) 计划的一部分，在巴黎成立了国际连续出版物登记中心和它的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 International Serials Data System (ISDS)，在连续出版物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国际性的进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ISBD (B) 发展再早一点，它是可能被ISDS作为连续出版物的著录基础的。ISBD (S) 的第一个工作文稿于1972年2月在联合工作组内传阅，经过工作组的两次会议和1972年布达佩斯IFLA大会期间进行讨论之后，最后的文稿于1974年作为联合工作组的推荐稿出版，它是以ISBD (M) 的结构和观点为基础的，但是考虑到专著和连续出版物之间有根本的不同，以及需要和ISDS的总则保持一致，并且为了能在构成连续出版物登记和管理国际网络的各个国家连续出版物中心推广运用，当时重新考虑了刊名和责任者说

明项，决定选用连续出版物的“区别刊名”(distinctive title)的概念，认为它比ISBD (M) 的正书名的概念更完整和详尽，而且便于识别。

在ISBDs的发展过程中，IFLA编目委员会和英美编目条例联合修订指导委员会(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for Revision of AACR简称JSCAACR)都知道ISBD文本有某些不一致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IFLA的每个ISBD工作组和JSCAACR的代表出席了1975年的巴黎会议，讨论了适用于所有图书馆资料的著录总则的建议，以便来协调ISBD的发展计划，这就是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总则)(ISBD (G) —for a general framework)。ISBD (G) 的文本1976年8月在瑞士洛桑由IFLA编目委员会召开的大会上宣读。ISBD (G) 是所有ISBD都需要遵照的原则，其著录项目如下：

1. 题名和责任者说明项
2. 版本项
3. 特殊出版物资料类型项
4. 出版、发行项
5. 外型描述项
6. 丛书(刊)项
7. 附注项
8. 标准号和获得条件项

根据ISBD (G) 的原则，很多ISBD，进行了修订，至今已经出版的ISBD有：

1. ISBD (M) —for monographs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专著本))，1978年根据ISBD (G) 修订。

2.ISBD (S) —for serials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连续出版物)), 1977年出版最后文本。

3.ISBD (CM) —for cartographic materials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地图资料)), 1977年出版。

4.ISBD (NBM) —for nonbook material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非书资料)), 也是1977年出版。

5.ISBD (PM) —for printed music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印刷本乐谱)), 它的出版在1980年完成。

6.ISBD (A) —for antiquarian materials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古物资料) , 推荐文本1980年出版。

7.ISBD (G) —for a general framework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总则)), 1977年出版。

8.ISBD (CP) —for component parts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组成部分)), 这一标准以前是ISBD 的分析方法, 1982年被提交批准。

IFLA的ISBD计划的第一部分到1978已经完成, 现在的步骤是总结ISBD, 在图书馆范围中的使用情况, 1977—78年出版的ISBD文本要在1983—84年两年内进行总结评论, 为了开展评论, IFLA编目部标准委员会确定了进行评论的原则, ISBD评论委员会在1981年8月成立并开了会, 所有的ISBD, 都要在五年时间内加以总结评论。面对着目录界的需要和发展, IFLA的ISBD 计划将继续发展。

ISBD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图书馆所有类型的资料提供统一的著录原则, 使它能够在各种用途的目录中运用。ISBD使不同来源的书目记录可以相互交换; 使书目数据

比较容易转换成机读形式，使书目数据中的任何语种都能容易地被识别，从而也将促进书目数据通讯。

ISBD有三个主要特点：一、综合性；二、数据单元的固定顺序；三、使用标点符号来划分和区别不同的书目数据单元。每种特定的ISBD都考虑了所有的必要性来确定有关的出版物著录信息的位置，以满足不同目录的使用要求。各个国家编目机构需要有一个完整的ISBD，但各个图书馆可以只选择他们的目录记录中需要使用的ISBD的某些单元。ISBD有严格的标点符号来区别目录记录中的不同数据单元，每个特定的标点符号（除逗号和句号外）前后都留空格来区别各个单元，例如在出版物的题名后用空格、斜线、空格，然后著录责任者说明。由于在书目记录中能使各单元区别开来，相对来说就容易辨别外语款目，使语言不再成为识别书目记录的障碍了。

在ISBD计划的发展初期，它在美国曾经遭到了批评和反对，某些反对意见出于对ISBD的无知和误解。很多图书馆不想看到现状的改变，他们认为按ISBD的要求进行著录编目将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至图书馆咨询人员、编目人员和读者都需要重新训练。还有一种看法是读者会混淆图书馆卡片目录中的ISBD和非ISBD卡片。某些批评ISBD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在编目中需要提供ISBDs所增加的费用表示不满。一些有计算机数据系统的大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图书馆关心的是ISBD是否适用于他们的系统，担心的是已经在数据库中的MARC记录是否能转换成ISBD形式，如果可以，要做到这一点而执行新的计划就需要增加经费，增加费用则是反对ISBD的理由。由于

ISBD是一种新的并且首先是一种复杂的体系，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它的误解，许多反对意见认为用于技术加工的费用会增加。图书馆长们担心ISBD带来的变化会降低图书馆的作用。批评意见还直接向标点符号的用法，认为这将给图书馆和读者造成混淆。

现在看来，这些早期的反对意见已经过时了，ISBD规定标点符号不再被认为是复杂的根本性问题，对ISBD所带来的变化表示担心已经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这些批评意见中也有值得考虑的问题，例如怎样将标准改写成为使用字体从右至左的语种的批评意见今天看来也还是有道理的，国会图书馆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颠倒除斜线外所有的标点符号，二是使用镜像标点符号，这样连斜线也被颠倒了。另外，ISBD规定的标点符号在罗马字体的打字机上可以找到，但那些非罗马字体的打字机则需要专门配置。目前在香港有一些图书馆已运用ISBD于中文编目，这是IELA最近所做的工作，目的是推荐ISBD用于非罗马字体的方法。

尽管对ISBD有争论，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是在1974年接受了它。英美编目条例第一版的第六章“图书”根据ISBD（M）进行了修改，反映了ISBD（M）规定的编目变化。各种ISBD，为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的第一部分著录条例提供了原则。正如上面所指出的，ISBD首先在两个国家的国家编目机构中实施，其他国家也逐渐接受了它，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IELA希望ISBD（M）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接受为一个标准，这在1972年和1974年由ISO第16技术委员会所考虑，但因为内容

过于详细而被拒绝，后来ISO根据ISBD1974年文本进行了修改，以Outline ISBD (M)（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纲要）作为ISO标准。

ISBD被广泛接受足以说明其影响很大。使用ISBD受益的一个领域是书目记录的计算机化，ISBD的标准化的标点符号考虑了数据单元的机器编码，这在以前是由手工来做的。同时也减少了书目记录转换成机读形式所要求的标识工作。计算机格式识别程序能够识别起区分作用的标准化的标点符号，并且适用于所有语言。ISBD还有助于通过标准化的互相交换手段实现更广泛的合作，通过网络实现数据互换，由于有了ISBD变得更方便了。ISBD虽然不是编目规则，却是任何编目规则都能应用的著录原则，它将开辟图书馆界和索引文摘出版社之间的合作道路。由于通过特定的标点符号及其在书目记录中的位置，在每种记录中的书目文献现在能够很容易地被识别，证明ISBD有助于排除数据通讯中的语言障碍。

总之，ISBD有助于实现IFLA的国际书目管理(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简称UBC)规划，实现UBC的条件之一是普遍接受国际标准，使每个人都能以国际上所接受的形式引用书目。ISBD的接受为国际交换打开了大门，它满足了标准化的需要并且给图书馆带来其他的好处。

近几年来，在我国如何应用和借鉴ISBD的问题也引起了广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关注。在制定中文文献著录编目标准工作中，我们采取了既靠拢国际标准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于1983年3月召开了福州会议，通过了《文献著录总则》和《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两个国家标准报批稿，其他各种类型资料的著录规则也正在组织起草。在外文书刊的著录编目方面，一般倾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量采用国际标准。在西文期刊的著录工作中，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院系统都根据ISBD (S) 和AACR II 制定了外文期刊著录条例。虽然对如何等效地或参照地采用国际标准的问题必然会有某些不一致的看法，但认真学习和借鉴国际标准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文献工作标准化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 〔1〕 Library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April/June 1982 P.179—182
- 〔2〕 ISBD (S)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 Serials 1st standard edition, 1977
- 〔3〕 毛卓明译，阎立中校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专著本）——ISBD (M) , 1980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出版
- 〔4〕 图书馆学通讯 1983年第2期

国 际 标 准 书 目 著 录 的 历 史 及 其 影 响

（美）玛丽贝思·密尔西·蒂奇著（北师大图书馆学系） 郑小光 倪晓建译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是在为了满足目录著录标准化和进一步达到统一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61年的国际编目原则会议，以及在这次会议上就著录和标目的选择达成协议的巴黎原则。会后，许多国家遵照这些原则重新制定了本国的编目规则，从而导致各国的编目惯例中加强了结一。

鉴于巴黎原则本身有某些不一致之处和在使用中解释各异，在1964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的编目会议上决定有必要使用巴黎原则的注译本。在此期间发生了其他几件事情，对ISBD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使人们更加认识到进一步实行标准化的潜在好处。

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在开始实行它的统一编目计划，要求外文资料的编目也得贯彻这项计划，而外文目录是由原文所在国的国家书目机构编制的，尽管在编目实践中存在着各种差别，国会图书馆还是接受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展示了在促进书目情报交流方面标准著录编目的潜力。这个时候，国会图书馆为产生机读磁带而设计的款式识别计划正在发展中，而书目记录的标准化将有助于向机读形式的转换。

在1966—67年间，米歇尔·戈尔曼在八个国家的书目编目著录中审查了著录编目，断定：在编目实践中，只要允许存在相似编目，就仍然有许多差别。

在1971年利物浦举行的国际图联全委会上，产生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草案》的最后译本，付本传播到七十多个国家书目编撰机构中，英国和西德于1972年立即同意执行这个草案，法国在1973年把它付诸实施。

由于在使用中遇到一些问题有必要澄清，ISBD修订会议于1973年在格勒诺布尔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回顾和修订ISBD的条文，以使对条文的不同解释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不再作为标准在各国的书目实践中使用，同时，会议也认识到原来的ISBD只限于单本书。国际图联在ISBD(M)广泛被采用的鼓舞下，开始着手为图书馆其他类型资料编写标准著录条例（ISBD_S）。

国际图联1975年的巴黎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建立一种通用著录规则，以控制各项ISBD的发展。其他各种形式书目资料的国际标准书目著录都要在《普通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基础上发展（ISBD）（G），用这种方法协调各项ISBD计划。1976年3月，工作小组同意了ISBD(G)的条文，并把它的条文提交给8月在洛桑召开的国际图联编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ISBD计划的主要用处是为各种书目使用服务的所有图书馆资料，提供一个一致的著录规则，ISBD还可以通过让不同来源的书目记录具有可交换性的方法；通过使书目资料转换为机读形式更为容易的方法；以及通过无论何种语言都能在一条记录内容易识别书目资料的方法，来促进书目资料的交流。

ISBD在美国曾经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和反对，有些反对是由于对ISBD无知和不了解。许多图书馆工作人员就是不愿看到现状的改变，他们感到ISBD要求在著录编目中的变化过于激进，使得做参考工作的馆员、目录工作者和读者都必须经过重新训练。还有人认为，读者会对图书馆卡片目录中的ISBD和非ISBD卡片的混乱产生迷惑。有

些ISBD的批评者实际上是对采用ISBD以后在编目中的变化所带来的负担感到怨恨，拥有计算机基础系统的大型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图书馆，对ISBD将会对计算机系统产生的作用表示关心，同时人们也对已经在数据库中使用的MARC著录表示关注，它们也要转换成ISBD形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设计这个新程序的开支就为ISBD的反对者提供一条论据。由于ISBD是一个新的初期的较为复杂的系统，因此许多人持这种见解，技术过程中的开支将由于产生更多的错误而增加。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对ISBD所带来的变化可能降低图书馆的工作效率而担心，另外，人们还对作为定义符使用的符号会使工作人员和读者感到过于混乱进行了批评。

这些对ISBD早期的批评现在已平息了，ISBD所要求的符号似乎不再那么激进和复杂，对它所带来的变化的担心已经消除了。今天存在的批评与ISBD从右向左书写的语言如何采纳这个标准有关。

尽管对ISBD存在着非议，但国会图书馆终于在1974年采纳了，目前ISBD已经被译成许多种语言。国际图联曾设想让ISBD（M）被接纳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颁布的标准，在1972年和197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的46次会议上曾对ISBD加以考虑，但终因它过于琐碎而没被采纳。在1974年ISBD原文的基础上产生了1976年ISBD（M）的提纲，经过ISO的修过，终于被接纳为它的标准。

ISBD被广泛采纳有力地说明了它的影响是很大的。采用ISBD一个方面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书目著录的计算机